

百花青年  
小文库

# 包氏父子

张天翼



百花文艺出版社

百花青年小文库

包氏父子

张天翼 著 孙玉石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 包氏父子

张天翼著 孙玉石编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香河延福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4 1/2 插页2 字数67,00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500

---

书号: 10151·975

定价: 0.85元

## 编辑例言

为了满足和适应广大青年读者的需要，我们编辑出版这套“百花青年小文库”。

百花青年小文库，是普及性的青年文学读物。编选出版古今中外各个时期主要作家的优秀作品，有的也选其近期佳作。

百花青年小文库，以“小”为特色，选入的作品以短篇小说、散文为主，兼顾诗歌和文学性强的短剧本。

百花青年小文库，分中国古代、现代、当代和外国文学四部分，每一部分编若干辑，十册一辑，分辑出版。

百花青年小文库，所编各册，或作家自选，或研究者代选，并撰有小序，简要介绍作家和作品，同时对作品作必要注释，以帮助读者理解作品。有些作品在收入本辑时，亦经作家、编选者作了重新修订。

一九八六年七月

---

## 编者的话

以讽刺小说的艺术创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具风姿而获得较高成就和声誉的，是为我们所熟悉的作家张天翼。

张天翼（1906—1985），原名张元定，号一之。祖籍湖南湘乡，生于南京，六岁时随家定居杭州。一九二二年，在杭州读中学时，开始以张天诤的笔名在《礼拜六》等刊物上发表滑稽与侦探小说。一九二五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并于年底在《晨报副刊》开始以张天翼的笔名发表小说创作。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写的短篇小说《三天半的梦》，受到鲁迅先生的重视，于翌年发表于《奔流》杂志上。从此他便步入文坛，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学“新人”。他创作勤奋而丰富。先后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从空虚到充实》、《小彼

得》、《蜜蜂》、《反攻》、《移行》、《团圆》、《清明时节》、《万仞约》、《追》、《速写三篇》等；长篇小说《鬼土日记》、《齿轮》、《洋径浜奇侠》；童话《大林和小林》、《金鸭帝国》等。

在小说领域里，张天翼堪称为笑的艺术的创造家。他曾经说过：“笑是一把非常锋利的刀子。”他抱着对现实人世最热烈的关注，用他那把严肃而犀利的解剖刀，“把世界上一些鬼脸子揭开露出了真面目”。他要破坏那些虚伪和丑恶，“用笑来杀害它”（《什么是幽默——答文学社问》）。在张天翼的笔下，为我们描写了那些灰败世界中各色人物的虚伪、丑态、可笑和矛盾。这里有残忍狡诈而又腐烂虚伪的乡绅地主和城市官僚，有庸俗空虚而又软弱无聊的小知识分子和市井小民，有在可怜的不幸和可悲的愚昧中挣扎辗转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有那些连灵魂和肉体一起被旧势力的淫威吞噬的劳动妇女。这些五颜六色的人物构成了张天翼讽刺小说的广泛而丰富的艺术世界。人与兽、美与丑、高尚与卑微，渴欲与满足，“爬上去”与“跌下来”，享乐的天国与苦痛的深渊，这些绝然相反的品格和命运，都经过他那冷峻而诙谐的笔，描绘成启人

深思的讽刺画面。我们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了一个庞大的“灰色人物的行列”。“作家打趣他们，嘲笑他们，甚至作践他们，好像他一个一个地扭着他们的耳朵送到读者前面，说：‘看罢，这么一副尊容！’”（胡风：《张天翼论》）读者不能不发出笑声。有的笑声里会可能掺杂着辛酸的泪水，有的笑声中会融汇着鄙视，有的笑声里会饱蘸着怜悯与同情，更有的笑声中则会燃烧起撕裂人心的愤火。而透过这一切，我们同时也会看到作者内心中的挚热的岩浆——它将流向那“灰暗王国”毁灭后的黎明的曙光；鞭挞和讽刺丑恶的作家在谛听美好生活脚步声的到来！

这里选的几篇作品虽然不能代表张天翼讽刺小说的全部成就，但可以“借一斑而略窥全豹”。《皮带》写邓炳生企图依靠裙带关系谋得一官半职的“向上爬”思想的幻灭。《稀松的恋爱故事》，用轻松嘲讽的笔调和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写出了罗缪和朱列这两个小知识分子可笑的恋爱方式和庸俗空虚的灵魂。《包氏父子》是揭示和批判小市民“向上爬”心理和生活境遇的名篇。老包的望子成名以至忍辱奔波、哀告幻灭的性格心理，包国维的愚妄无知，恃强骄横，以至堕落无救的可悲劣迹，都写得栩栩如生而又淋漓尽致

致。《砥柱》和《华威先生》更是两篇绝妙的讽刺佳品。前者是写一个乡绅道学家的丑恶、无耻和虚伪。后者写的是借抗战之机飞黄腾达的文化新贵。

张天翼小说的讽刺艺术来源于他对生活真实挚着的观察和对艺术方法的顽强探索。张天翼曾有机会接触广泛的社会生活。他十分熟悉他所描绘的那个灰色王国里的人情世态。他较早地染指于幽默小说的艺术，又从鲁迅先生那里得到诚恳的教诲，去掉了过多的“油滑”而朝“切实”方面努力。因而形成了自己幽默而不失严肃，滑稽而不落轻佻这样冷峻嘲讽的艺术风格。张天翼同鲁迅、老舍等作家一起开辟了中国现代小说讽刺艺术美学的道路。

孙玉石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 目 录

---

编者的话 孙玉石

---

---

皮带 1

---

稀松的恋爱故事 25

---

包氏父子 41

---

砥柱 98

---

华威先生 123

---

---

## 皮 带

—

一件成了白色的蓝竹布长褂，一双军用皮鞋，邓炳生先生到首善之区来找梁处长：请他“栽培栽培”。

把一只铺盖，一个网篮，用洋车拖进处长公馆里的时候，炳生先生袋里只剩了块把钱。他打算吃住在梁处长公馆里。可是梁处长抬起头，眼珠从鼻尖两旁射下来，眉毛中间打三条皱纹。

“唔，本来呢，我这里可以住。唔，但是呢，唔，住了两个客。那，你住到处里去罢，我先通知梁副官，唔？横竖你不是外人。”

炳生先生的娘，跟梁处长太太是不大亲的表姊妹，所以他横竖不是外人。当天就搬进处里：那由梁副官编派，住在副官室隔壁的上士房里。

梁副官摸摸脑袋摆摆手，拿出几下办事精神

指挥勤务兵替炳生先生铺床。

“江斌，褥单要铺平哪，你真是！……还要放下些。……唉，对了。”

房里很干净，朝南两扇玻璃窗，太阳射进两块光，倒在地板上。这房间睡两个把人倒顶舒服。炳生先生很受用。

“梁副官是好人，”他肚子里说。

“上士虽然是上士，倒是读书人，人倒还不俗，不然我也不会。……对不对。……哈哈。”梁副官虽然是好人，笑起来可象坏鹅。

炳生先生就跟梁副官打得烂熟了。梁副官是梁处长的堂侄，炳生先生称做五哥。五哥跟他谈处里的情形，谈副官职务之难，谈吃喝玩乐，最后呢，照例是谈女人。……

“快看！”梁副官听到皮鞋响。

“什么？”炳生先生把窗幕掀起一角。

什么？两个娘们儿。

“好不好看？”梁副官忍不住地笑。“这两只都是处里的女同志。”

“干什么事的？”

“司书。女同志总是当司书，不晓得何解。……那个穿蓝袍子的是准尉，这边一个是少尉。……”

把眼睛钉着准尉少尉，一直到她们转了弯。炳生先生掉过脑袋瞧瞧自己的褪色蓝竹布袍，脸上发烫。他低着脑袋。脖子象是软的，几次想挺挺胸脯，昂昂头，老没办到。

“五哥看我这次事情找不找得成，你说？”

“慢慢地来，急什么？”

炳生先生要叹口气，可是把气拚命屏住，不叫给梁副官听了去。

“你愁什么，”梁副官舐舐手指，翻着账簿。“事情问姨爹要，要不到就住在这里吃，慢慢地来，哈哈。”

“说是这样说，不过……”

那个似乎一心在账簿上，嘴里慢慢地来：

“不要紧的，时气一来事情就钉着你来。急也没用：‘欲速则不达，’哈哈。”

炳生先生打个呵欠，到新铺的床上躺着。

“女子也当少尉准尉，”对自己说。

少尉准尉虽然只是起码官儿，可总是官儿，不是士兵。炳生先生料不准他这回可以捞到个什么。起码得弄个准尉吧，可是也得碰“时气”。炳生先生兵是没当过，却当过士：传令中士。士跟兵差不离，腰上只配绑一条横皮带。而那俩娘们儿，要是一武装起来，是斜皮带。

“堂客们也吊斜皮带！”

一个劲儿跳起来，他在房里打旋，象要找一条斜皮带。

“这一次要做长官才好，当士兵真是……”

炳生先生倒不是要过什么长官瘾，只是家里穷了，他的娘老子靠他有事时接济。当官长比士兵多几个子儿，是一；二呢是，因为家里穷，给乡人族人都瞧不起，他就想挣口气。

对窗子站住，瞧着太阳，打了个喷嚏。幻想也从喷嚏里喷了出来。他要是当了长官，就譬如说准尉罢，他得着上武装，吊着斜皮带，回乡去一转。他第一个去拜望那鸟七伯伯，把眼睛长在额头上的。他得在城里走走，那些绑横皮带的士兵瞧见他，就脚跟靠脚跟站直了，叫“敬礼”！于是所有的熟人都嫉妒地瞧着他。于是……

吓吓，那时候！

他又在房里打旋，旋一会又躺到床上。

幻想不大丰富，想了点儿再想不上了。总而言之想挣气，想对他们来一种形而上的报复，他非爬上去做个“高”点的人不可。

他起来吐口吐沫又躺倒。他听着隔壁梁副官格达格达地在打算盘，打着打着梁副官用了九成鼻音喊人：

“江斌，江便。”

梁副官似乎在问着江斌一些什么事。接着梁副官走路的声音和拿皮带的声音：梁副官要出去。

炳生先生不知怎么个冲动，爬起来，走到门口，瞧梁副官出去。

皮鞋响，咳嗽一声，梁副官出来了，向炳生先生点点头就走。

武装整齐。斜皮带。符号上是，蓝边三颗星，三颗！……

这些印象的总和，使炳生先生觉得梁副官怪伟大起来。梁副官是上尉：尉官里第一个大的。这种伟大于炳生先生可还亲切：在这一辈子中不见得就爬不上一个上尉。……处长姨爹当然更伟大。可是伟大得不近人情，就是说炳生先生自量爬不上那么高。

“没有那个福分，”他自己说的。

他叹了口气。

## 二

日子走得比处长姨爹的汽车还快，炳生先生来这里已经有两个星期了。

家里来过一封信，两个明信片。他的老子以为

找事不会比种白薯更难，所以叫他马上寄五六块龙洋回去，并注明不要钞票，他以为儿子早做上官了。又告诉他，族上七伯伯，乡里王九太公，对他家里的种种凌辱，轻蔑，嘲笑。他娘气得哭了三天闹着要上吊。最后一个明信片上有责备的口吻：娘说再不寄钱来，娘就到城里做老妈子去。

炳生先生当时很愤怒，预备用很重的口气回封信。可是娘老子怪可怜，没见过什么世面，对儿子的期望又太奢。对儿子总是好意，虽然有了点牢骚。炳生先生回信，详细说了找事的难，现在还没找着。最后叫家里以后别写明信片，免得给人瞧了笑话。

想起家里的事，想到自己的事老没着落，淌起泪水来了。

“怎样办呢？”差不多每天要这么想一下。

目前没办法；处长姨爹叫他等机会。

意识渐渐地变，现在变成和一切都不融洽。梁副官那象鹅叫的笑，喊人时候的鼻音，炳生先生觉得怪讨厌，可恶，卑鄙：他们那一窠子人都这么着。处长姨爹也不是好人。炳生先生不过是要饭吃，不然——

“不然哪个高兴看他们那副脸色！”

炳生先生只有在必要时才到处长姨爹公馆里

去，不然就躺在房里。上士在房里便跟上士谈谈。梁副官房里也少去。

上士以前当学兵，现在晚上没事就看些书。炳生先生对那些书毫无兴味。

“你天天发狠看书，预备升官么？”炳生先生笑着，不过是随便说说，讽刺倒是没有的。

“我哪里想升官，我连希望都不希望。”

炳生先生突然歇斯底里地笑起来。

“笑什么？”

笑什么？炳生先生自己也说不出。十五秒钟后，他费了大劲去把笑收住。

他俩每晚上都谈得很多，尤其是隔壁梁副官出去了的时候。有时候那些传令兵和勤务兵也到房里来扯谈。他们大半是恶意地挖苦哪位长官，不管处长也好，副官也好，都谈。此外就用了些最老实，最干脆的字眼，来谈女人。上士是“读书人”，可是也跟他们那么扯谈。那些兵并不怕上士。炳生先生起先很怕听那些个话，象一听就得失去身分或未来的斜皮带，但混上什么三四天就惯了。那些兵要是有事去，不能到房里来扯谈的时候，反而感到一种寂寞。他仿佛自己成了他们的一个分子：挂斜皮带的事不再去希望，这似乎是另外一种人的事。



那些士兵本来见了炳生先生有点拘束，因为炳生先生穿着竹布长衫，又是处长的亲戚。上士就给炳生先生解释。

“我们随便好了，邓先生是很随便的。”

“邓先生以前在哪里的？”

“我以前当传令中士，”炳生先生莫名其妙地感到快意。

“读过很多书吧？”

“哪里，我高等小学没有毕业。”

炳生先生接着说了点愤慨的话：什么亲戚不亲戚，阔的还是阔人，穷的还是穷人。

“那当然，”上士说。“而且不阔的想升做阔的，阔的想再阔。我却不想。”

“我们没有出路，”炳生先生红着脸，“来不得，当土匪都行，妈的。”

最后两个字说得不大顺口。

他们对炳生先生什么嫌也不避了。可是叫起来还是叫“邓先生”。邓先生要他们叫他“老邓”，他们没改得过来。

炳生先生并不是要适应他们，随随便便说说的：他对阔亲戚的确有点仇视。

有一个星期五处里开除了一个传令兵。处里的士兵都不平，炳生先生听了更有点那个。事情